

巴黎的出租车你招手它不停

海外笔记



毕远月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世界上很少有哪座城市会像巴黎那样被夸得天花乱坠。可撇开那些关于巴黎的陈词滥调,真正的巴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作者以巴黎人的眼光,用异于平常作者的独特视角,向读者展示日常生活中真实有趣的巴黎面貌。

[上期回顾]

名贵手表在巴黎很有市场,这一点跟目前中国大城市的情况很像。不过,巴黎人对时间的态度却又自成一格,与众不同。比如说,对许多巴黎人而言时间不具备约束力。

出租车“招手即停”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些国家的人民更发挥其勤劳智慧,将这一真理推上了新高峰。比如在巴拿马,一个已经载了客的出租车司机路见有人“打车”,依旧会凑上去打听去向,如果与自己是“同路人”,便拉上一同走。跑一趟车挣两趟的钱,既高效又环保。更有意思的是俄罗斯,我在莫斯科举着手“打车”,迎面停下的居然是一辆挤了一家三口的私家车。开车的汉子用俄式英语说:“反正是同一个方向,给我几个卢布就行。”据说俄罗斯现在油价很高,许多“有车族”都采用这种开源创收之法,既方便了群众,又得到了“汽油补贴”,可谓双赢。可“打车”这事一到巴黎就又变味了。出租车“招手不停”也是我在巴黎生活刚开始时很觉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后来我慢慢弄清了,原来在巴黎叫出租车要去“出租车站”,那里总有几辆空车在等客人。或者你也可以致电出租车公司,“电招”出租车。当然,“招手即停”的出租车也并非完全没有,但遇上的概率确实不高。原来,许多在你面前飞驰而过的空车要不是刚接了调度的电话赶着去接客人,就是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巴黎出租车的后窗上都有个电子显示器,永远显示着一串我至今也看不明白的数字,这些数字显示该车今日已行驶的总时间,还有多少时间尚可工作。因此在司机“拒载”时,乘客也有据可依,不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不想拉你就说自己要交班了,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我又听一个司机说,在“出租车站”方圆五十米的范围内,“招手即停”是违规行为,这么做会影响那些在“出租车站”等客的司机的生意。我仔细一想,觉得也有道理。

我是“无车族”。步行和坐地铁是我在巴黎的主要“移动方式”,但由于时常会带着一大堆摄影器材出远门,只能打车去机场。一来二往,便也熟悉起巴黎的出租车了。巴黎的出租车公司有好几家,我用得最多的叫G7,他们以高效的“电招”出租车服务在巴黎地区出名。可我问过几次他们的司机,宝号的大名竟有何意义,却无人可以回答。不过,每次拨通这家公司的电话,报出地址姓名后,调度员便会告诉你汽车马上就到。如果你追问马上是多久,通常的答案是七分钟。让人感觉精准的同时,也感叹G7的生意覆盖面之大。要不怎么在巴黎任何地方致电叫车,他们都告诉你七分钟就到呢?

当然,这些年里我也遇过几次意外。比如,有一次打电话要车,调度居然在电话中说汽车五分钟后就到,我当时甚是诧异:今天他怎么说七分钟?果然,电话放下不久我的手机就响了,一听原来是出租车司机打来的,他说已经在我门外等候了。我由此发现,对G7的调度而言,他们只会告诉顾客两个小时,如果当时你附近没车,稍微多等一会儿的,便属于七分钟的范畴。如果你打电话时恰巧有一辆G7的空车就在你家附近,他们便会告诉你五分钟后汽车便到。后来,只要G7的调度说五分钟后汽车便到,放下电话我便冲出门去。G7出租车的收费是从司机接到电话开始计算的,司机是会在你家门外等你,可车上的计价器是一刻也不等你的。

相对于“五分钟”的高效服务,“七分钟”的等待时间有时会变成十七分钟甚至二十七分钟。有一年我决定和妻子利用周末到威尼斯去看狂欢节,买了周五晚上八点的机票。

6点刚过便给G7打电话,答曰7分钟后车到。结果我等了好几个7分钟,还是不见出租车的影子。其间我又给G7的调度打了两次电话,他告诉我那天交通极其糟糕,堵车严重。出租车其实就在附近,可就是到不了我家门口。

就这样,我们等了将近四十分钟后G7的出租车才到了,司机忙不迭地道歉,说路上实在太堵了,等等。我坐进车一看,计价器上端端正正地显示着22欧元的金额。我在冷风中等了近40分钟的出租车,还没坐上便要付22欧元,心里那个窝囊劲就别提了。不过,那晚的交通确实很糟糕,去机场的公路上我们再次被堵得苦不堪言。等我们终于抵达机场时出租车费已经接近70欧元,创下我这些年打车去机场的花费之最。

说实话,除了有时得不到“招手即停”的服务,“电招”偶然迟到,个别司机稍微多收一点行李费外,巴黎的出租车服务还真没什么可挑剔的。至少每辆车的内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司机通常都是彬彬有礼,主动帮助客人安置行李。只有一次我从机场打车回家,碰见一位一脸没好气的亚洲司机,看着我推着两个大箱子却袖手旁观。碰巧那几天我扭了手腕,于是扬起还绑着护腕的手请他帮忙,没想到这位老兄竟来了一句:“我没有义务帮你做这个。”他话虽这么说,但还是帮我装了一个箱子进车厢。结果车到终点时他忽然用中文说:“我可没收你的行李费啊。”并主动帮我把箱子搬了出来。我想,或许他先前没有看到我那绑着护腕的手,或许他发现我上车后记下了投诉电话和他的姓名。总之,我下车时他的态度跟我上车时是完全不一样。就这样,我原本准

备在巴黎投诉出租车服务的神奇经历也未能为现实。

巴黎的出租车司机来自五湖四海。华人司机我不是头一次碰到,通常大家都聊得非常开心,上述经历之所以付诸于纸面,就因为实在是凤毛麟角。巴黎的出租车司机里还有一定数量的女性,女性中甚至还有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每当看到这身装束的妇女在开车,我便觉得十分好奇。

前年夏天,我和妻子带着儿子从外地旅游回来,旅途颠簸加上炎热,小孩在火车站外排队等出租车时就在童车里睡着了。不一会儿,我见到一位出租车司机排在队末的我们招手,示意我们可以优先上车。事实证明,她是一位开朗大方、驾驶技术又十分高超的司机。

出租车司机一般见多识广,因此我喜欢跟他们聊天。每每聊得皆大欢喜,下车时还依依不舍。不过这些年来也有过两次例外。一次发生在从白俄罗斯去立陶宛的路上,开车的司机在苏联时代是一位“军事专家”,曾在刚果等地工作过多年,返回苏联后在大学教英语。如今他是一个租车公司的老板,平时自己也开车载客。当我们谈到昔日的苏联以及苏联解体的那段历史时,这个汉子忽然哽咽了。

另一次当时在巴黎,我从家里打车去机场。那晚载我的司机是一位已在巴黎住了30多年的伊拉克大叔。起初我们聊得很开心,但当话题转到今天的伊拉克时他忽然不说话了。很久他才颤颤巍巍地说道:“伊拉克是一个有七千年历史的国家,如今算是彻底毁了。真不知道还要过上多少年,伊拉克才能重新强大起来。”说完这段话,他的眼泪竟然掉了下来。

姚睫给了我和别的姑娘不一样的感觉②

都市爱情



石一枫 著
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三十来岁的赵小提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男人,心高气傲的他既不肯走仕途,又不肯游商海,宁愿逍遥自在的地混日子。独立好强的茉莉与赵小提离婚后只身前往美国打拼。赵小提偶然邂逅了北漂女孩姚睫,两个人在交往中互生情愫。赵小提拒绝了与茉莉重归于好的机会,姚睫却也突然消失了。孑然一身的赵小提鼓足勇气去实现自己开咖啡馆的梦想,无奈天不遂人愿。一蹶不振的他干脆做起了隐士……

[上期回顾]

我和姚睫在公司的面试会上认识,我对姚睫的印象不错,但却因为公司已经内定了人,姚睫被淘汰了,我觉得很对不起她,于是找到她的号码发了个短信给她。

那天夜里12点多,我已经窝在床上快睡着了,姚睫才给我回了短信。我绝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于一个陌生的骚扰信息,她能回过来,就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或者说,她也真够穷极无聊了。

自然,她的回答是:你是谁?我想了想,回给她:我是谁不重要,但我知道你的心情不太好。她说:你管我心情好不好呢?我说:因为我的心情好极了,所以特别希望关心别人。她说:你有病吧。

我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不好意思再“逗”下去了。我记得有部欧洲电影,那里面有一个讲文化史的老教授,爱上了他的女学生,却又自卑于自己苍老的面孔,于是便用匿名短信骚扰她,进而与她交谈。他隐瞒身份向女学生倾诉的时候,对自己的学术思想,乃至他这个人都破口大骂。没想到这样一来,女学生反而喜欢上了这个“陌生人”……

此时此刻,我打定主意不再和姚睫“说话”。我的想法是:任何试图将电影里的情节搬进现实的企图,都是幼稚、愚蠢的。于是,我骑着背到卫生间刷牙、洗澡,从抽屉里翻出一瓶过期香水往被窝里喷了喷,准备睡个好觉。“咱们这个岁数的人,也就图个吃得香睡得着了。”这是很多朋友的感慨,透着一股丰衣足食的颓丧劲儿。但刚把一本“催眠专用”的老作家的小说扔到床头柜,顺手关了台灯,我的手机却像鬼火一样亮了起来。蓝屏的。

我看了一眼那条信息,是姚睫发过来的:你挨了骂,就生气啦?我只好回过去:没生气。谢谢你提醒我有病,我就是有病。她说:我看你是生气了。真没生病,我说,应该生气的是你;而且咱们别说车轱辘话了好么,晚了,歇吧。几分钟之内,她没有音信。我将信将疑地钻到被子里,

刚一闭眼,短信又来了。这次她问我:你怎么这么早就睡觉了?

早么?我说:如果你身在美国的白天,那我告诉你,现在是中国的夜里,全国人民基本上都睡了。她说:我只是找不到人说话。我说:你想说话吗?那你现在敢出来说吗?她说:我已经在外面了,你过来吧。我愣了一会儿:我劝你有点儿警惕性——我要是流氓呢?

是流氓也能抓着你,她回道,师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看来姚睫真是一个聪明的姑娘。许多女孩的“聪明”和直觉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没来由的一个念头,却总能猜到事物的本质。我想起自己的前老婆,她过去也有这种神奇的小本领,我信口编的瞎话,她总能一闪念就揭露。但这个能力却让她困扰,因为她从小坚信,了不起的人都是头脑清楚、逻辑严密;人最宝贵的两个精神,一是勤奋,二是理性。而依赖直觉的女人都是弱者。她刻意不相信自己的直觉,并且极力把直觉从脑袋里剔除了出去;再后来,她又理性地把我也剔除了出去。

而现在,我仿佛看见一个人正坐在灯火阑珊处,咧嘴得意地笑着。我叹了口气,起身穿上衣服出门。光秃秃的树枝在头顶纵横八方地伸展着,像是什么生物的手臂,又构成了一张网,看着让人心悸。这景色完全可以搬进一部恐怖片里,但我的心情却极不相称地爽朗,时不时地想笑。沿着小径拐几个弯,就是一处被称为“单向街”的所在了。这里其实是一家兼营咖啡馆的书店,借了圆明园的景,搞得很有氛围。咖啡馆的灯昏黄地亮着,把小小的一片夜色映得很温暖。我在靠墙的书架旁看见了那张桃儿一样的脸,她正趴在桌上,下巴压着手背,直愣愣地盯着一杯柠檬茶。

“你是不是失眠了?”我用熟人的抱怨口吻和她打招呼,“持续性的还是周期性的?”“我不失眠。”她说,“我睡得香着呢,即使在火车上也想睡就能睡。我只是睡得晚。”“刚毕业的人都这样,我上学那会儿也是。那时候宿舍里还没有电脑,但也有得玩,几个男生打牌能打一宿。”我拉出椅子落座,旋即换上来人的口吻:“不过我还是劝你调整一下生物钟,晚睡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女孩,特别损害皮肤——你不希望25岁之前就开始化妆吧?”

她隔着桌子,用手指虚晃着“点”我:“那你还出来,你那么会养生。”“夜里狼多,我不忍心把‘果儿’独自扔在开春的夜里。”我说,“纯粹是出于责任感。”

姚睫“哈哈”笑了一声,然后我们冷了几秒钟的场。她的眼睛并不大,但很黑,睫毛又长又亮,随便一瞥也有注视的效果。吮了一口冰茶之后,她忽然饶有趣味地问我:“你说,你要是万一没来,现在又没车了,我只能徒步走回去——如果真碰上流氓怎么办?”“我有个好办法。”“什么?”“《静静的顿河》你看过么?那里面的女主人公阿克西妮娅也碰上过流氓,结果一句话就让对方收了歹心。你知道她是怎么说的吗?她说——”

“我有淋病。”我们两个一起说出了那句台词,语调斩钉截铁。随后,姚睫开始大笑,笑得两手直擦拳头,浑身颤颤巍巍的。隔桌的一个长发汉子警觉地扭过脸来,看了她好几眼。我看看手表,已经快两点了,便把话扯上正题,“前两天那事儿真是抱歉啊,我是挺想把你招进来的,可现在你也看出来了吧,我是个无能之辈。”

她的脸阴了一下,随即转晴:“无所谓,这种事太多了。”“都是裙

带关系……”“反正你们那个破单位也没什么意思。”她短促地说。“你能这么豁达,我就坦然了。”我犹豫了一下,又说:“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也有愧于你——你眼不要是手头紧,我可以……”“咱们俩还没熟到那个地步吧?”她尖刻地翻了个白眼。我顿时更羞愧了,点上一支烟,让烟雾遮住自己。

我对自已说:和姚睫出来厮混的那一夜,只意味着这样一件事: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而已。此外什么也不说明。而我一来游手好闲,二来自认为并不招人讨厌,认识的异性自然不少。尤其是我前老婆刚把我踹了的时候,混蛋事也不是没干过,薄幸人也不是没当过。对于那些随机出现又随机消失的姑娘,我基本上也学会了抱着一种“随机”的态度:既不死乞白赖地把她们往床上扯,给自己的裤腰带上“增加一枚勋章”;也不刻意疏远,让人家觉得我先“心虚了”。

但和姚睫见过面后,我却有点隐隐地不安起来。她不动声色地对我施加了和别的姑娘不同的影响。从表面上来说,就是让我的心情明显好了,精神也莫名其妙地亢奋起来。从咖啡馆回来的那天,我只睡了三四个小时,就坐立不安地爬起来,去找B哥胡扯。“你是不是嗑什么药了?”B哥说,“今天表达欲这么强,语无伦次得像低年段的文科学生。”

下午去单位点卯的时候,办公室的大姐也说我“红光满面”。我特地到卫生间的镜子前打量了一会儿自己,仍然看到一个脸部松弛、眼袋浮肿的人,不过眼角里藏着的那丝笑意却是触目惊心。我故意咧嘴,观察因为吸烟而被熏黄的牙缝,又从侧面审视着自己腹部的曲线,劝自己:省省吧你,别一开春就闹了。